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賈　鈇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監生臣許祖懷

稗編卷十七

明　唐順之　撰

春秋七

序王世紀

李　琪後同

乾上坤下而天道立君尊臣卑而人極建此義行乎古今之正彝倫之所以有叙世教之所以不泯百王法度之所以相承者也春秋一經總攝萬事而大本始於尊王聖人蓋謂尊卑不著則人紀不建而天理熄矣尚何

萬事之有存哉尊王之義設而後是是非非昭明而不外此春秋所由作乎春秋之法有述有作小事則述舊而紀録大事則始作以明義尊卑之分君臣之等孰有大於此者皆斷自聖心而始作者也按晉杜預載晉汲冢得古書科斗文字其紀年篇有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之文即春秋狩于河陽之書睹此則尊王之辭信為仲尼特筆也是以王加正月首明大訓前未有言天王而法天之號自春秋始前未有稱京師而衆大之名自

春秋設嗚呼是聖人定尊卑正君臣復建人紀之本也自平迄敬十有三王王室之事録于經者九十有二春秋克己自治之道端本而不齊其末正始而不治其終者也書天王書天子書王者欲其脩身有本奉天有道法文王之遠于天德宣王之敕懼天命而無害德傷治之階矣書王后書王世子書王子者欲其齊家有度傳統有正思關雎之正始下武之繼命而無並后匹嫡之萌矣書京師書王室者欲其朝廷必治國體必立念岐

豐之所由興鎬京之所以盛而無下堂厭尊之失矣書狩書居書入者欲其天下為家述時邁之訓復東都之會而無以臣名君以君避臣之事矣書來錫命書來歸賵歸含歸脤者欲其謹命令嚴典刑昭彤弓之錫功韓奕之賚德而無屈命僭侯溢寵媵妾之悖矣書來聘書來求者欲其惟禮之守惟正之供修太宰貢賦之職宗伯聘問之節而無辱典征利之瀆矣書朝王書如京師者欲其奔走列國申明堂之位舉酆宫之政而無强侯

大邦慢上之愚矣書王臣之主盟主會主伐者欲其禮樂征伐悉歸于上如名伯之率職吉甫之治戎而無侯伯陪臣掠權之變矣皆因其不正而反之正而致於本原者也如此則東周改物而五伯之績可黜矣

序齊伯桓紀

伯之名起於誰乎王道流行方伯受職古未始有伯也王澤壅而下權張正理微而力政起蒙震主之號而不循敬君之節此伯之名所由立歟以古之未始有是而

桓公實造端則桓為首罪矣而春秋或予桓何哉蓋黜其義而録其功也功義不相掩而后伯者之是非斷矣何謂義行乎人心之安而主敬以事上純乎由衷之善而履正以律已此桓公之所缺也何謂功王室既卑而稍尊四夷盡抗而僅戢諸侯群起而畧定此則桓公之彼善於此也欲知桓公之彼善於此當以春秋世變之迭異者攷之大抵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焉桓公未興與桓公之方伯及桓公之既沒世變各異也然桓公一

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焉圖伯之初與定伯之日及成伯之後得失各殊也是又桓公僅可録之中而復有不足焉者也王臣下聘而不答王師出救而無功凡伯蒙伐戎強于北蔡師書敗荆盛于南鄭分許郜宋廢鄭嗣紀小而并於齊郕弱而逼於魯此桓公之未興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年序績召陵而荆帖矣陳旅聶北而狄退矣獻捷過魯而戎弭矣此桓公之主伯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

問衛懿滅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會矣狄書人而參盟矣此桓公之既没也所謂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者此也伐郎侵宋侯度未一入蔡侵鄭戎疾未殄滅遂降鄣履事未久設施多舛遇穀盟扈閱理未熟檢防易肆蓋桓公圖伯之初也貫澤而下葵丘以前衣裳不歃血兵車無大戰仲尼稱其一匡孟氏與其為盛在是數年蓋桓公定伯之日也九國叛而葫霞狝管仲死而放繩墨城杞賬於城邢救徐怠於救許伐黄則外憂啟滅

項則衆志離會卞則家法褭蓋桓公成伯之後也所謂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者此也驗春秋大勢之三變則桓公主霸為有功即桓公一身之三變則桓公立功為不遠功過相準齊伯之本末可考矣

序宋伯襄紀

謂春秋不予宋襄之伯乎則襄公之始嘗以伯書謂春秋為予宋襄之伯乎則襄公之終不以伯録始以伯書者曹南之文曰宋公曹人邾人其與北杏城濮主諸侯

之辭無以異矣終不以伯録者宋公茲父卒畧不書葬其與秦楚之君無别矣春秋忠厚之法蓋致意乎始而不足乎終者也何以致意乎始宋以先代文獻之後爵居庶邦侯伯之長齊晉猶可以伯豈宋之不可以伯哉旣伯矣何以不足乎終齊桓終身之經營猶可取於春秋者徒以有靖中國之功襄公非特無功而又階亂則伯將何頼焉或曰襄公假仁義而亡者也曰苟能假仁義則不遽亡也如襄公亦豈知所謂仁義者歟伐喪以

立威仁悖之甚者也致夷以諆夏義與之大者也推是物以往雖欲假仁與義不能矣

序晉伯文紀

晉有二文之業謂文侯文公也書錄文侯之命扞王于艱錫以秬鬯為東周賢侯春秋詳文公之伯蓋文侯家法也文公之興其事易於齊桓固有自來矣然文公以前晉之君大夫曾不通於盟會不著於典冊文公既入國而事之不載于經者亦凡四年雖以納王之懿功削

而不見至二十八年一簡之中乃五挈晉侯不以為繁是果何哉蓋晉自武公以支代宗非有王命并吞專立讀無衣之詩雖晉之臣民不能自安也春秋為是黜晉不書文公奔而復國内何所承上何所禀經復畧之勤王固為大美原其初心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是特以求諸侯之利心而為之豈真知君臣之義跡其行事蓋求名而不得者也至二十八年晉楚之争乃關夷夏之盛衰非係一國之得失春秋抑楚之深故予晉之亟

則晉亦不為無績於中國矣此所以桓文並稱歟大抵桓文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桓公二十餘年蓄威養晦始能向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於召陵桓公屢盟數會遲徊晚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溫之事斂於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周旋會鄄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失陳文公三會則大侯小伯莫敢不至其得諸侯又䀣乎桓公而曰文非桓匹何也文公之功多於桓公者罪亦多於桓公也事速就於桓公者義尤壞

乎桓公也春秋不以功葢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此其非桓匹歟桓公得江黄而不用於伐楚文公則謂非致秦不可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之所不肯為也桓公會則不邇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内則抗矣盟子虎則悖矣此桓之所不敢為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為元咺執衛侯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之所不忍為也觀此則夫子正譎之辨獨不深切著明也哉

序晉伯襄紀

齊孝公不能率桓之業晉襄公能繼文之統孝公之初宋有抑齊之志襄公之初秦懐駕晉之謀宋啟甗之爭秦尋殽之釁皆爭伯之端也孝公不能抗宋而襄公首能挫秦此晉之所以未失伯則殽之功當大書之與城濮等可也秦誓曰晉襄公帥師敗殽而春秋不書君將獨言晉人是特削文也夫殽之戰春秋亦幸晉有功矣何廼削之邪曰幸之者衷不偪華以攉之未失也削之

者喪不興戎以義之不可也豈可以小功妨大義乎雖然襄公復伯則實由於此文公方沒三强並興秦雄西陲狄狃北師楚張於南苟縱一敵則晉伯去矣襄公夏戰殽以卻秦秋敗箕以翦狄冬伐許以離楚一年之間三敵悉退亦可謂有伯者之畧此其能繼文者也苟有伯者之畧則襄之烈何謂僅止乎此曰外患旣息舉動即異伐衛則損威矣會公孫敖則毀列矣士縠主盟則權散矣陽處父救江則謀怠矣越一二載事不逮初况能

持久哉是以君子不貴速成而圖全於其終不志小利而宅慮於其遠襄公規模又淺於文公甚矣

序晉伯靈成景厲紀

靈公政隳柄分無抗伯業之志成公力弱事淺無主諸侯之權景公心勞謀舛無制中夏之畧厲公外強中乾無服人心之道四君雖執夏盟非復文襄之舊矣靈公以少主蒞強卿上驕下肆楚始爭鄭蓋將嘗試晉政於是有狼淵之師此非細故也而救鄭之役止書晉人衛

鄭欲介魯以求通蓋未忘晉德於是為沓棐之會此關大勢也而新城之盟晉侯不出扈之盟曰討齊亂扈之會曰平宋難蓋君臣之大倫人道之不可廢此豈常變也哉或求賂以免或無功而還楚范山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夷狄謀取其伯方且沈溺宴安厚斂雕墻輕殺愎諫雖欲不亡得乎故曰無抗伯業之志也成公若有其志矣内難甫靖覆國未長四年而後始出偏師以侵陳黒壤與扈二會僅能再合列國而已黒壤

以服鄭邑以謀陳亦庶幾改物也然始之不能即為者
凡數年外而楚人三歲三伐鄭晉無攘郤之師内而鄭
子家弑穆公晉無討賊之刑諸侯何所觀令焉故曰無
主諸侯之權也景公若能收其權矣規模失序徒勤諸
侯不能首合與國大修同盟以治即異之黨使楚人得
號令于辰陵乃且亟會攢函求山後諸狄以為先務是
孰緩孰急也不能謀少西氏之逆以誅陳之惡使楚遂
行方伯之事乃且修帷房一笑之憾興大師以伐齊得

已不已是孰輕孰重也不能統一六師蒐繕卒乘以一矢遺楚而使鄭不振旅為中國羞乃且伐廧咎如滅赤狄哆然言功是孰害孰利也蟲牢馬陵盟蒲晩年三會雖得諸侯竟莫駕楚故曰無制中夏之畧也厲公若有其畧矣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多得志觀厲公不特以汰心行之亦假義飾譽者也歸于京師而後正曹負芻之罪請于王官而後逞伐鄭之威此類可欺世自掩矣晉之所忌者曰楚曰秦曰吳曰狄厲公自交剛敗狄則

狄退會京師伐秦則秦懼戰鄢陵勝楚則楚弱會鍾離通吳則吳成四鄰無釁而諸侯反貳是以沙隨辱我猶未快也而求多季孫柯陵伐鄭猶未息也而再勤單子諸侯無患而蕭墻反危是以三郤之誅成而匠麗之難萌矣故曰無服人心之道也

序晉伯悼紀

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伯功之美也齊桓歷變履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老於

奔走晚而復國然血氣之虛驕未除悼公之齒淺矣更事變未多而閱義理未熟也乃能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有回慮却顧之謀無輕逞輒快之舉盖亦稍知以道養其心者歟八年九合則勤於安夏也三分四軍則謹於用民也不登叛人則識名義也稟命王官則知所尊也屈己和戎則不貪功夷狄也朝聘有數則不求多列國也六卿選德則用人有章也騶御知訓則教士有法也此其所以能服諸侯能得鄭而駕楚哉使晉以智

力相長設詐術任強大未必能服諸侯也悼公先以謙
德臨之雞澤之名諸侯曰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
謀不恊此豈有勢要力刼之辭哉故十三國相與周旋
不令而從無滅譚滅遂執曹執衛之事使晉以盟誓為
信瀆鬼神費辭令未必能得鄭也悼公純以誠心行之
鄭子展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此豈晉能以區區載書
留之哉故五會之信終於不盟無逃盟乞盟之煩使晉
以戰伐為威暴骨而逞未必能駕楚也悼公一以容量

處之楚子囊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此豈晉能以力競而勝之哉故三駕之烈不交一旅無城濮鄢陵之勞是三者非所謂猶有君子之資者乎然悼公之盛如此而其失安在曰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用事之機能得鄭而不能掩失陳之責能駕楚而不能蓋誘吳之非此其所以失歟夫諸侯盟會之權非大夫敢干也蕭魚以後凡三大會士匄荀偃實儼然臨之諸侯雖合大夫浸分何謹於諸侯而縱於大夫乎陳之不可棄猶鄭之

不可舍也戍陳之役以為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鄭雖向晉陳竟歸楚何工於撫鄭而拙於懐陳乎吳不可啓猶楚不可釋也會向之後欲數吳不徳以退吳人抑已晚矣楚患雖弭吳憂尤甚何明於治楚而闇於治吳乎不然則悼公之業遠過齊桓晉文矣

序晉伯平昭紀

悼公能以晉國壞亂之後復文襄已失之業平公不能以中夏安強之時保悼公方成之功人之強於為善與

其安於不競者與衰相遠固如此也孟子曰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夫平公衰微正患不自為政大夫為政耳豈有職位不與人共治者蓋政在侈家而賢者塈棄此其所以削弱不亢也平公五盟六會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煩民無怨讟祁午數當時之功若此然内有變而不知外有患而不悟尚何有功足云哉方桓公之初每患伯權大強而王政弱文襄以後王政不足論矣惟恐伯權之不

能強也權者大物也上不能制而授之下則下強而上弱中國不能制而授之夷狄則夷狄強而中國弱家有千金之利己弗能受呼庸隸而與之雖三尺之童不為豈有尊為邦國而授權於大夫此溴梁之會平公所謂內有變而不知者也人欲自毀藩籬揖仇敵於廡下而與之盾柄此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可豈有身主夏盟而授權於夷狄此宋之盟平公所謂外有患而不悟者也蓋世有苟道自便者媮於及身之謀而忘乎後日之

害平公則謀出乎身而害見乎身何其繆歟溴梁之事非大夫敢竊權也諸侯在會而大夫實主載書是委權以與之也荀偃一怒而十二國興戎後五年欒盈之作亂曲沃之民惟主欒氏不知公室晉幾分國而並立矣宋之盟非楚之能持權也晉主夏盟而挈諸侯以畀楚是棄權以假之也虢之會再讀舊書後八年楚靈王會于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晉蓋十九年無預中國之事矣此皆平公身致之也至乎昭之政則又微矣僅能一

會大夫一盟諸侯方楚䖍辱于乾谿諸夏庶幾復伯為晉君臣者改物厲志憤悱警懼以率舊烈猶恐不逮今也四夷未覿德而虒祁崇侈以啓貳列國未聞信而郲南盛兵以示汰平丘雖曰同盟齊敢拒令鄭敢爭承衛病芻蕘之擾魯困蠻夷之訴坐視諸侯之去而不之顧況能駕敵國哉宜乎晉之卑也

序晉伯頃定紀

讀隠桓之春秋而知王澤之竭也讀昭定之春秋而知

伯烈之壞也晉伯復盛於悼公寖衰於平昭而遂廢於頃定夫晉以奕世九君之業豈無積累之功著在諸夏至頃定一壞而不可復收嗚呼廢興存亡未有無故而然者也千尋之木物能蠹之必其中先腐壞戕蝕而後蠧生焉嘗原晉事之顛末而察其所由失矣或曰晉之廢也其變在夷狄有楚弗攘有吳弗抑二強並立伯權遂衰自召陵擁十八國之衆不能振旅至于戎蠻之執晉俛然北面而事楚以京師之禮自吳滅巢滅徐伐陳

伐晉不能誰何迄乎黄池之會吴哆然操方伯之令而下以列國令晉春秋由此絶筆焉則晉之失伯實夷狄之張也曰中國苟合則夷狄豈能閒乎其端在諸國之先貳也當時以齊景衛靈宋景之君其國皆強戮力周旋何畏乎吴楚令也齊景有抑晉代興之志衛宋魯鄭之君無非攘臂以從齊者也盖晉執行人叔孫婼與邾大夫坐而失我執宋樂祁犂而失宋涉佗成何詬衛而失衛荀寅辭蔡而失蔡假羽旄於鄭而失鄭是以齊得

以盡収諸侯鄭則與齊盟于鹹會于安甫矣衛則與齊盟于沙次于五氏矣我則與齊會于牽矣宋則與齊會于洮矣終而齊侯衛侯且伐晉矣則晉之失伯乃諸侯之離也曰晉國茍治諸侯安得背乎其原在大夫之先叛也使六卿諸臣如先大夫之肅皆盡忠以輸王室何憂乎齊衛令也強家多門各求封殖而削弱之禍獨歸宗國盖自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動晉陽之甲自韓不信執宋命卿不顧踐土之盟自魏舒南面涖政敢干位以

命大事而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萌已成矣則晉之失伯乃大夫之擅也曰晉之禮義素明則大夫豈得擅乎利勝而義微此上下之所以不奪不饜也范鞅請冠而我使蒙執趙鞅受楊楯而宋卿貫禍邯鄲爭貢而三卿亂國或取季孫之賄而昭公弗納或求蔡侯之貨而楚師無出或索我十牢而吳人藉為口實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晉伯之壞又誰咎歟春秋所以嚴義利之辯察天理人欲之分正君臣上下之位而示後世

以防微杜漸反本澄源之道也

序魯世紀

春秋主魯而述作者也故録魯之行事特加内魯之文列國稱侯而我獨稱公列國書卒而我獨書薨列國之君至我則曰朝大夫至魯則曰聘而魯之君大夫有事于列國獨書曰如經書公如齊如晉大夫如陳如宋是也列國之盟于我則曰来盟而我之有盟于列國者獨曰涖盟經書公子友涖盟齊叔孫婼涖盟是也列國之

擅相吞滅皆書滅而我則不書滅而書取經書取鄟取鄟取郜是也列國之專殺大夫皆書殺而我獨不書殺而書刺經書公子買不卒戍刺之刺公子偃是也列國之君去國則書出奔而我則不書奔而書孫經書公孫于齊夫人孫于邾是也春秋可謂尊我之至者也仲尼删詩則史克之頌不班之邶鄘齊鄭之風而繫之於清廟之後其定書則費誓之文獨附於盤誥訓命之後蓋不獨春秋之專魯也嗚呼春秋為是尊我之甚者獨望

我之深而責我之備也是故褒貶大法皆自我始而是非善惡未嘗没其實焉不書即位不書王不書正所以責備乎我君也書夫人姜氏書婦姜書孟子所以責備乎夫人也書翬書柔書溺書仲遂所以責備乎卿大夫也曰郊曰禘曰大雩曰大閲大蒐所以正我之僭典也曰考宫曰獻羽曰立宫曰毁泉臺所以正我之亂制也曰初税畆曰作丘甲曰用田賦所以正我之失政也曰作中軍曰舍中軍所以正我之紊權也曰築郿曰築郎

圉曰新作南門所以正我之厲民也曰大水曰螟曰
震電曰雨雹所以正我之慢時也春秋責我之備葢如
此哉通一經所書大而關乎王室之隆替係乎霸政之
善否交乎列國之往来凡因我以立文者其示義固不
專在我矣至爲我而特書者常事則不録所以修泮宮
復閟宮克淮夷詩之所頌春秋缺焉而所録者皆事之
變也故夫事之所由變而十二公之得失葢可覩矣亟
於伐邾而舍盟蔑之信貪於得祊而忘許田之失始黨

宋衛以仇鄭而終挾齊鄭以惡宋入極之師既縱於無駭而伐鄭伐宋之師復擅乎公子翬此隱之所以有鍾巫之變也捨許田而遂鄭黨納郜鼎而成宋亂強則屈己於齊鄭宋衛之間弱則肆志於滕杞曹郳之君始逆兄弟之倫而天理隳終瀆夫婦之分而人欲縱此桓公之所以取彭生之禍也會齊廢復讎之義納衛有奬叛之謀圍郕背同姓之恩追戎啟夷狄之侮觀社則國政荒刻桷則侈心肆此莊之不能克己也養慶父之禍而

不能除歸季子之賢而不能任此閔之不能保國也棄夏盟而即楚則有從夷之罪先晉室而後周則無敬君之節須句之功不足掩升陘之辱取穀之師不足以洗至鄰之耻此僖之所以不得為全賢也三書不雨而無勤民之心四不視朔而無自強之志處父厭盟則辱於晉鄭丘賂盟則辱於齊此文公之所以安於婾政也賂田求婚君大夫奔走無寧日以為媚齊之謀不會于扈不盟于清丘而無事晉之志一逞於兵則伐莒伐邾猶

未已也而伐萊伐杞一放於利則取向取繹猶未饜也而取根牟此宣公之所以無良圖也四卿得志於齊侳能免二鄙之侵而十年三朝三聘于晉不能止沙隨苕丘之辱如京師似可以求尊周之名而會盟于蜀莫能掩背華之實此成公得不救失而不知其非也仲孫之用事者五叔孫之用事者十有四季孫之用事者十則三卿專政之形成齊人伐我者七邾人伐我者二莒人侵我者四則隣國交爭之禍起雖享國之長倚重於晉

而已階削弱之端此襄公治賓生亂而不悟其變也納牟夷之叛則非所以為臣下之訓取同姓之女則非所以明三綱之序如晉至河而見却則無以為託國之謀築郎囿則民力竭於公蒐紅蒐比蒲則戎政歸于下此昭公所以淹恤於乾侯也會于夾谷而歸龜陰之田行乎季孫而隳費郈之都雖僅能明禮義之治雉門兩觀之作而僭典莫改寶玉大弓之竊而分器莫之保惛於女樂而政歸強家此定公所以有聖人而不克用也五

伐邾而勞師于外四城邑而疲民於内伐齊以離中國之與事吳以結非類之好此哀公所以基適越之辱也夫我雖秉周公伯禽之法守四代之服器其實衰微削弱不得與齊晉大國齒而僅肩隨陳鄭曹衛之閒然所以猶賢於諸侯者有二其君猶知以禮而自守也其卿大夫猶多識文獻典章之舊也而所以國多變故而不靖者亦有二其家法不設而無正始之道也其君政不收而無御下之綱也當時齊晉圖霸常以得我為重我

之向背乃列國之所觀聽齊桓始合會盟我之不肯輕從者蓋遲遲二十餘年鄄之首會姑以單伯来幽之初盟僅以微者會陽穀之合天下莫敢不至矣亦以公子友涖盟至召陵以後始堅於事齊而齊未得我則莫能自安也宋襄以非禮召諸侯我望望而去之若將浼焉及楚處為申之會汰心虐焰震摇諸夏誰能遏禦大侯小伯雖心知其不可黽勉麇至而我獨從容退避辭以時祭是所謂其君猶知以禮自守也臧僖伯觀魚之諫

能陳執物法度之言臧哀伯取郜之謀能閑禮樂文物之訓曹劌觀社之諫能明朝會征伐之典展喜之退齊師能道先王盟府之命季文子之逐莒僕能識臣子事君之禮太師氏之樂不失二南二雅之章太史氏之書能備春秋易象之文是所謂其卿大夫猶多識文獻典章之舊也此我之所以猶賢於諸侯者乎自桓公不能刑于文姜而召二國之患莊公不能防閑哀姜而遺再世之禍共仲則通哀姜而賊般弑閔襄仲則私敬嬴而

殺惡及視是所謂其家法不設而無正始之道也自隱失權於羣莊失權於慶父文失權於仲遂宣失權於歸父襄失權於宿豹昭失權於意如宋樂祈曰我君喪政四君矣政在季氏三世矣晉史墨曰季氏二諸侯為日久矣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况哀定以後哉是所謂其兵柄不收而無御下之綱也此我之所以國多變故而不靖者乎吁以魯積累之德其遺風善政所存者僅如此而末流之弊又復甚焉或曰我之

弱也尊尊而親親此後世不能與時消息而裁於中脩身自反而趨於善豈造端者之過歟

序蔡世紀

蔡何以始乎同姓昔者蔡侯嘗爭長矣萇弘曰蔡叔康叔之兄先衞不亦可乎則蔡固宗盟之長也蔡以宗盟之長而春秋乃甚畧之何哉蔡十有二公而獲以卒書于册者惟六公行事缺而不備春秋之盟同獎宗國豈固置厚薄於其閒蓋蔡以神明之胄其專於事楚而不

反者幾三百年春秋用夏正夷以夷變夏此其不足於
蔡歟夫蔡事雖畧而聖人盖備著其始末焉不獨係一
蔡之盛衰而中國消長之形荆楚强弱之端皆可尋矣
蔡之始事録于經曰蔡侯鄭伯會鄧始懼楚也蔡之終
事録于經曰蔡遷州来圖避楚也則蔡之始終不靖者
皆以楚之故楚之始事録于經曰荆敗蔡師于莘以蔡
侯獻舞歸楚之終事録于經曰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
蔡則楚之始終用事者皆以蔡故也齊晉之伯其始事

錄于經曰侵蔡遂伐楚盟于召陵治蔡之黨楚也其終事錄于經曰會于召陵侵楚以蔡之請伐也則中國之始終用兵者亦皆以蔡故也原始古終則蔡固有關於夷夏之世變不可不察也大抵蔡邇於楚而親於楚事楚愈堅而蒙楚之害愈深蔡遠於中國而踈於中國其貳中國最甚而中國亦無力以及蔡凡中國之糾合會盟諸侯狎至而蔡獨不附凡荆楚之挠敗王畧諸侯莫從而蔡獨先與方蔡宣桓二君之從王伐鄭則猶脩勤

王之職也會于鄧盟于析會于曹則猶交諸侯玉帛之好也伐鄭伐戴伐衛則猶同諸侯兵車之會也自敗䇲以來五年兩被荊師哀侯蒙塵不返其臣子不能告於同盟厲復讎之大義乃甘於向楚釋戴天之至怨納肘腋之深交由是渙然與中國離矣齊桓稱伯蔡僅一從北杏之盟穆莊以後行李不至贄幣不通雖召陵加師國潰而無從夏之志齊桓終不得致蔡于盟會齊桓既沒晉文未興楚成抗衡北方蔡是攝是贅十九年楚盟

齊則蔡復偕至二十一年楚會孟則蔡復偕至二十七年楚圍宋則蔡又偕至何不移所以事楚者加於事齊而反忘其雠楚者而昵楚哉城濮之戰楚既大創蔡始改圖晉之三會黽勉周旋踐土載書曰晉重耳蔡甲午藏在周府列國皆能道之則蔡之子孫世踐舊盟可也柰何蔡莊身自背之晉文即世無復向晉至文十年厥貉之次遂執干戈挾楚穆為窺宋之謀十五年晉郤缺討其不與新城之會蔡雖俛從城下之盟貳晉如故也

文公方謀事晉畏楚不得行而卒景靈不紹文志反堅於與楚成六年欒書之師方涉蔡鄙而楚申息之師已至蔡自以附楚為良圖也晉悼之興列國竦焉如鄭如陳相率事晉矣蔡且安於楚之宇下襄八年鄭人以晉命侵蔡獲蔡公子燮而楚復興子囊之師為蔡讎鄭悼公得陳鄭而力已疲矣所以姑置蔡於不問晉平之世蔡之大臣病於楚令之不常將改事晉以利蔡可謂忠計矣當時反曰異謀誤國讙而殺之夫蔡之君臣陷溺

於從楚去順效逆不知其非而反以即華為悖宜其錮於黨楚而不反也或謂蔡在春秋中世國勢單弱剪焉無以自通於夏盟然宋虢二會晉楚各以其從交相見蔡公孫歸生首以楚爵攘臂於列國大夫之上而陳鄭莫之敢抗則蔡非不能肩隨北方兄弟之國也靈公負簒弑之惡懼中國之討事楚最謹昭四年申之會書曰楚子蔡侯伐吳滅賴又書曰楚子蔡侯五年伐吳又書曰楚子蔡侯蔡楚之相得未有若靈公之甚也閱六年

而楚子誘殺靈公于申矣以為未快也又刑其士七十人矣復未足也而用隱太子于岡山矣滅蔡以封棄疾矣蔡之蒙禍亦未有若靈公之極也方蔡人誅公子燮之謀自以事楚為百世之利豈知君戮國夷冢嗣俱屠從楚之報乃如是哉晉昭公大合八國于厥慭將以救蔡不能振旅反使狐父卑辭請蔡于楚楚虔方張晉既不能弭蔡之難楚虔既隕晉又不能復蔡之祀終焉蔡廬以棄疾之命復國則蔡之存亡廢興皆宅命于楚中

國安得有之乎蔡廬以隱太子之適嗣岡山之痛獨忘之耶流涕而枕戈猶以為晩也掩耻事讎則人道滅而天理絶矣蔡朱東國之廢置專於費無極之一言夫廢君立君國之大事而楚之小臣得以制之是楚之鄙邑也蔡何國之為蔡昭抱累世之憾復以一裘一佩之微遭三年拘郢之辱沈璧以絶楚質愛子以請晉志憤而氣激使中國有伯而加惠於蔡伸義於楚則蠻荆無奸夏之風中國無從夷之變矣召陵之役晉人求貨而辭

蔡諸侯侵楚之師不出而楚人圍蔡之師反至柏舉之戰入郢之師遂使蔡人假手于吳以釋憾楚禍雖深蔡憂未已是以哀元年楚復圍蔡使蔡人男女以辯疆于江汝之閒蔡之傾覆是懼謀徙州來哭墓而遷君臣相殘以及公孫翩之禍迄春秋以後蔡終為楚所并蓋蔡之依楚猶鹿豕依於餓虎之側將以求安其不噬齧焉不止也夫以中國諸侯雖有即楚者犧牲待於二境未有如蔡之附楚不變也然蔡之五禍皆楚實為之楚文

之執獻舞蔡國十年無君則蔡之禍一也楚靈之殺蔡般蔡嗣常絕則蔡之禍二也費無極逐蔡侯朱則蔡之禍三也楚子常執蔡昭于郢則蔡之禍四也楚昭遷蔡于江汝則蔡之禍五也故蔡事楚愈堅而蒙禍愈深也蔡之自絕于中國謂楚之險可怙而儕晉之不能朝夕勤我也然觀蔡文公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蔡昭歸郢質子之際謂決於奉晉矣譬諸草木吾臭味也夫豈不欲從諸夏之列而晉之力

亦未能有蔡是以晉之失蔡者三厥慭之會晉荀吴曰不能救蔡物以無親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子皮之行子産已知其必不能救蔡此晉之失蔡一也平丘之會蔡廬失國晉無繼絶之誼中行穆子曰楚滅陳蔡晉不能救此晉之失蔡二也召陵之會晉荀寅曰棄盟取怨無損於楚不如辭蔡侯反以伐沈遺蔡之患此晉之失蔡三也故曰蔡貳中國最甚而中國亦無力以及蔡也昔者周公弔蔡叔之不咸其封蔡仲之命曰

睦乃四隣以蕃王室以和兄弟使蔡人毋荒棄周公之訓捨鬩墻之爭思外侮之禦兄弟和而四隣睦王室尊而夷狄懼則楚雖獨大又何畏乎

序曹世紀

曹者文昭之懿親甸伯之貴爵也春秋書曹不見貶黜之文杞以伯爵或降而書子秦以伯爵或略而從狄穀以伯爵或斥而稱名獨曹得始終稱伯辭無所變豈非春秋猶示假借於曹歟然曹之見於經自交乎中國盟

會之外曹事之特書者鈌焉或按公羊謂曹無大夫穀梁謂曹為老師何春秋又以曹為不足録而簡之邪嘗攷曹國之始末矣其事夏盟最謹其與諸侯甚睦不得罪於中國此曹所以無貶文也其國家處於僻陋安於卑弱不能自立此曹所以不得詳録也春秋陳鄭杞薛之邦其後會盟有常者未能如曹方齊晉主伯小國一離一合而曹之不從者寡矣昭公與會者四共公與會者六文公與會者五宣公與會者八成公與會者十九

武公預會者十二悼公與會者二聲隱二公與會者各一可謂事覇盟之最謹矣其會我者二其朝我者五其會宋者三曰曹人致餼禮也曰曹即位而來見禮也曰五年而再朝禮也雖更蒙齊晉宋衛之師晉侵者一晉執者二宋圍者三宋伐者三衛伐者二齊伐者一而曹自伯國會伐之外未嘗敢一稱師以報復於列國可謂與諸侯之甚睦矣其不得罪於中國者此也夫事覇盟之謹則守義而可久與諸侯之睦則得道而多助然姬

之在列者曹獨先亡不及春秋之終其故何哉葢曹以僻陋之習卑弱之政不能自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或曰曹嘗病於戎又嘗病於晉而其先亡也始終實成於宋自曹莊公既歿戎實侵曹於是羈以戎出亦以戎歸曹本千乘之邦國亡家失戎得亂之向也宋之求多於鄭而晉之終不得行於郲者裛爾之戎乃得加之於曹是曹之病於戎者然也曹共公雖以楚方得曹之故晉文實以私怨行焉既侵其國復執其君又分其田終歲

而後得復國曹成公雖以殺太子自立之故晉厲遂以汰心執之既列諸會而復重其討二年而始歸自京師覲曹使侯獳貨筮史以請共公曰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至曹人之請成公猶憂憤不已曰若之何憂未弭而又討我寡君是大滅曹也是曹之困於晉者然也自莊公以齊命會伐宋遂為宋人不釋之憾夫伐宋非獨一曹也而獨仇曹之深以曹在宋之宇下非他國比偕十五年宋人伐曹傳曰討舊怨也且敵惠敵怨不在後

嗣何怨之可討乎僖十九年宋人圍曹曰討不服也伐齊之役曹南之盟曹既從而會矣何不服之責乎宣三年宋師圍曹傳曰討武氏之亂也武穆之亂宋實為之豈曹之有罪乎至曹伯陽之衰宋景用師益亟哀三年書宋樂髡伐曹六年書宋向巢伐曹七年書宋人圍曹八年書宋人入曹以曹伯陽歸矣夫六年之閒宋師狎至卒以吞曹蓋曹偪於宋其來固久申之會鄭子產曰曹畏宋必不來曹以逼而素畏於宋宋以強而求多於

曹不及并吞寧有巳乎是曹之先亡終始實成於宋者然也然曹苟能以禮義自强其國有賢者相與扶持稍變僻陋之習則曹叔振鐸之澤未泯也豈戎能病之晉能圍之而宋景遂得滅之哉春秋之道正本而明微反己而不責人謂國之存亡皆其自致者也善乎鄭渾罕之言曰曹其先亡乎偪而無禮夫禮義明則國不畏偪禮之不立偪而必傾非獨宋景之罪也曹之衰政不詳於春秋嘗觀諸詩矣蜉蝣則刺昭公好奢而用小人無

法以自守下泉則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鳲鳩則刺在位之無君子候人則刺其近小人而遠君子嗚呼此曹亡國之階也夫曹之四詩而三詩刺其棄君子用小人禮義自君子而出者也君子不用何以望其有禮以自強是以曹共公有僖負羈之賢而不知而乘軒者乃三百人曹成公有子臧為曹國社稷之鎮公子不能用而俾之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曹伯陽惑田弋鄙人公孫強之謀妄聽辨言而亂舊政背晉奸宋而自取滅

亡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虚無禮義則上下亂國既陋僻而空虚且亂其能有存耶至是而後深究春秋以曹為不足録之意也

序衛世紀

春秋諸侯姬在列者獨衛後亡何耶衛以同姓之尊封壤之大雖在叔世餘澤未泯尚為列國之望二百四十二年閒兵革之可見者最少賢人君子之著聞者特多介於齊晉之閒偪而未至失國良有以也然禮義消亡

變故繁興衛之為衛亦有可得而攷者吾觀魯用周班而後鄭於衛晉人載書踐土而先衛於蔡衛為同姓之尊可知也受三監之舊境分七族之餘民封畛土畧始於武父之南至於圃田之北實方伯連帥之地隱公之初以鄭視衛而曰衛實難也成公之後以晉敵衛猶曰衛不得為次也末年衰靈之衛至無足道而其出猶可以當晉之千乘入猶可以受晉之五伐豈非其封壤之大有足以自植立者歟是時數大國之爭盟未嘗不以

得衛爲重自齊桓首倡伯事盟會屢舉而十六年之勤始能得衛晉文踵桓之迹舉動稍異而更五會之信卒未能以致衛其不輕於向背如此當春秋之始從王之舉猶曰正也春秋之中越國之謀猶曰古也不特此耳楚虔稱伯于申而用召陵之典諸侯楚實有之矣衛獨能從容與晉而郤楚吴夫差冠端于黄池以襲成周之籍吴子在而諸侯莫敢不至矣衛亦卒晏然與魯而辭吴益其流風餘習尚存所以爲列國之望歟乃若中國同

好其不與者亦槩可數而惠公之與會者七獻公之與會者二十五靈公之與會者四自其後齊晉以有事於兵革之外而稱師脩怨如伐鄭入郲治曹剪邢之類不過數事非兵爭視他國最少鄉名卿賢大夫其可稱殆不勝計秉翟之人可為王官絲籰之士皆為忠臣當獻公之世有事君不二者有能賛大事者有能撫内而營外者季札所為稱其無患者也靈公之世治宗廟則有人治軍旅則有人治賔客則有人孔子所為稱其奚喪

者也夫其季世而人才之見於百執事者猶且若是則干旄之賢臣淇澳之君子其稱于盛時者抑可想也非人才視他國特多歟夫以尚德之親處成周之壤而家法未墜獨有以異於時兵爭之少猶足以輯寧其邦民人之多猶足以維持其國葢魯衛之政兄弟也魯與衛書秉禮之邦春秋之稱望國未嘗不曰魯衛意者康叔武公之治衛亦猶周公伯禽之在魯其典故文獻隱然未亡固應有是宜其偪于齊晉奔走于強令能披其地

執辱其君臣而未敢以亡其國也雖然禮義銷亡變故繁興故更世雖多而爭競不息立國雖久而根本屢搖東門之亂州吁始禍熒澤之變孽朔召釁衎剽並爭適庶外也孫甯專制上下叅也鱄縶蒙禍兄弟乖也蒯輒出入父子睽也觀詩紀衛之風自頃至文三十有八詩而言男女夫婦者居三之二則本其亂亡之由抑有可見者矣夫三綱五常立國之本而淪斁如此衛之有名無情其來豈一日之故哉昔之閒衛風者曰憂而不困

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吁豈非康叔武公之澤源流深長必至于夷陵極盡而後衛從之歟不然則孟子所謂無禮義則上下亂衛之後亡幸爾

序晉世紀

晉之為國舊矣入春秋逾六年昉見於經僖二年書晉師滅夏陽是也晉以武穆之近親受陶唐之舆都冠冕乎侯伯之列而書法之詳乃不得與鄭衛同自鄂侯二年為春秋之始及乎重耳以前凡六世矣按左氏晉之

策書登載至繁非無可係之事也周之東遷曰晉焉依非無可録之功也武公代興事端轇轕非無可紀之變也春秋皆略而不書八十餘年間晉事之存于經者僅十見不過軌滅之暴誅弑之惡戎狄戰伐之辱而已夷攷諸傳二年春曲沃伐翼七年春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翼冬王命立哀侯之弟緡于晉莊十六年冬王命曲沃伯為侯此非變端之可紀歟莊十八年春晉侯朝王晉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僖十一年晉

侯平戎于王此非其功之可録歟莊二十六年晉城絳閔元年晉作二軍二年晉伐臯落氏僖十五年晉作州兵晉作爰田冬晉侯歸自秦二十四年秦伯納重耳此非事之當傚歟聖人作經何削之如是其嚴春秋之法所以代一王之賞罰存萬世之綱常曲沃滅翼支孽之逼傾宗國東周刑政不行反加寵命彛倫攸斁人紀何觀子孫像之遂有里克之亂申生之禍君臣父子不能相保由傳攷經則知聖人微其事而不書存其惡而自著

撥亂反正之道反覆晉事而可睹及觀列國之詩自重
耳而后咸闕焉葢詩與春秋詳略互見褒貶自章以武
獻之事不足録乎春秋也故詩特詳之椒聊則言沃之
盛強蕃衍而曲致其隱傷之辭無衣則著武公之并國
不安而極道其愧惕之情杕杜采苓等詩無非刺其行
事之非凡晉人之悖理傷道春秋畧之者觀乎國風可
以盡見矣武獻為國非不盛也當齊桓九合之時晉之
君大夫不交于盟會葵丘如會不至而還晉以不義得

國方新歟歟乎懼人之有辭于巳也是以阻居深山戎狄與隣禮樂之事曽無聞焉至于重耳之伯而後改物遂能駕楚世主夏盟然重耳復國之初經猶未之録也僖二十五年晉侯朝于王城無以異乎朝王所也昔圍許原無以異乎遂圍許也皆不得見于經重耳入國雖正未受天子之命亦猶武公耳故僖公二十七年以前晉事不著乎春秋者聖人扶人紀存綱常之法也二十八年以後晉事詳列于經者聖人憂中國録伯功之例

也

序鄭世紀

觀春秋之世變于鄭葢可睹矣鄭之為國迺於周圻而介乎齊晉之間方其初也一舉動而係王朝之輕重及其後也一向背而關夷夏之盛衰鄭葢春秋要領之國然鄭在隱桓之春秋王室之罪人也在莊僖以後之春秋伯者之罪人也在襄昭以後之春秋當時諸侯之罪人也觀周桓公言於王有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王

子朝告于諸侯之辭亦曰惠襄之難則有晉鄭咸出不端鄭疑未有罪于王室也然由君子之論夾輔之績不足以贖交惡之誅綏定之勞不足以掩敵戰之惡況入春秋以來未有言克其弟者而克段之舉始見周官賊親之刑未有言伐人國者而伐衛之師始蹈敵國相征之禁未有言歸人邑者而歸祊之謀始犯諸侯專地之戒當是之時列國兵事多未曾見莊公以詭譎之雄日爭尋常以盡其民蓋未足論也而滅天倫隳王法之大

者皆盻於鄭焉以先王之禮考鄭豈非王室之罪人歟

莊僖之後王政既微矣堅事伯主以蕃王室是猶愈於

事楚也而鄭之君臣念不及是借曰汎不振旅是宋襄

之所以失鄭邲不復從是晉景之所以不克爭鄭棐林

之役伐而不從猶曰晉實不競鄢陵之役勝而不復猶

曰晉實不德而盟幽未幾亟有鄭詹之執會召陵既退

尚壓新城之圍是何邪又況戰城濮之明年遂敢於背

翟泉之盟城虎牢之十載始邑勉聽命于蕭魚之集以

為晉楚之間強令是從則文公一戰之威非楚匹矣以為晉楚無德求者是與則悼公五會之信非楚敵矣鄭何難於背楚何易於棄晉若是耶是則從楚者鄭之欲也昔成王命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平王命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以先王之訓律之鄭又豈非伯者之罪人乎然襄昭以後宋盟申會諸侯屬於晉楚者二十餘年自是晉楚俱弱無復力爭之事矣鄭宜有以立國而附齊衛抗晉宋終歲勤動迄無所成考其

一國之政乃寘寘轉移於七穆之手葢子駟之專移之
於子孔子孔誅則移之於伯有伯有誅則移之子子晳
槖甲以爭室之不暇間𤓰盟以專伐而不能禁非子産
補獘爻傾任忠力斃强侈以救鄭之亟亡不待數世之
後矣末年宋公子地之叛而大夫為老丘之役以奬地
晉范鞅之亂而大夫為鐵之役以助鞅是舉鄭國之政
為大夫之所專制鄭葢相視而莫相救也然諸侯無專
殺而殺有罪者予之諸侯無外討而討有罪者善之繩

以春秋之法則鄭又豈非當時諸侯之罪人歟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鄭君臣上下相與謀其國者始於上陵終於下抗中於背華即夷無一可以為保民長世之道者欲後亡得乎抑嘗觀之詩鄭風二十有一篇清人而下五詩皆刺其不能遠小人而用忠賢雞鳴而下七詩皆刺其失婚姻之道無室家之節夫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鄭胥有之矣渾罕曰鄭先衛亡偪而無法以經攷之鄭之先亡豈真無法之罪哉

序滕世紀

滕地不大於邾莒民不衆於紀薛而以文昭之懿戚受侯爵之顯封當隱桓之春秋嘗以侯書于經矣然其始稱爵而沒其名其後稱名而貶其爵是果何耶夫宿男不名以為微之杞侯貶爵以為夷之春秋之所以不足於滕者必有意也滕事不詳於經其本末可攷者才五君爾其與諸侯之睦事伯主之謹猶可槩見也何謂與諸侯之睦春秋未有書國君會葬他國者而書滕之會

于魯者二未有書國君朝於小邦者而書滕之朝於魯者五自曹莒邾郲之小國其爭城爭地皆嘗從事於干戈之釁而二百餘年間滕獨無稱兵修怨之事其與諸侯可謂睦矣何謂事伯主之謹方齊桓之伯滕之會盟者一宋襄之伯滕之從伐者一晉文之伯迄于靈成之世滕不一列於會意其國小而偪猶未能數從諸侯之事也自景厲以後凡晉之合諸侯一則曰滕之大夫皆會故文之會晉者一成之會晉者十六悼之會晉者三

頃之會晉者一自陳許蔡鄭之大國其一從一違往往未能一意於中國之好而六七十年間滕獨無盟之不與無會之不從則其於事伯可謂謹矣春秋惡爭鬭重輯睦而滕之無爭於諸侯無惡於伯主宜未得罪春秋也而春秋之不足於滕果何意耶以其國之亟亡耶滕之偪於宋畏於齊楚其不能國亦勢使然也宋襄之執滕曰討其不服宋也宋文之圍滕曰討其不事宋也滕誠有罪矣不省其德而執其君不矜其禍而圍其國不

幾乎無道行之乎至於宋之盟叔孫以為滕宋私也成
周之城仲幾以為滕宋役也非其逼於宋者然歟異時
滕文公曰滕小國也事齊乎事楚乎故嘗以之楚而過
宋則不惟畏宋而又畏楚嘗以聞辥築而恐於齊則不
惟畏楚而亦畏齊是不特文之世為然耳自戚之會七
國皆在而滕之不至曰以齊故也申之會四國不來而
滕之不敢不至曰以楚所及也非其畏於齊楚者然歟
然則松栢之下其草不殖滕之亟亡非滕之罪也然滕

之亟亡則亦有其故矣葢滕文王之子孫與魯衛兄弟也故家遺俗流風善政寧無一二之僅存可以保國而持其世哉今觀渾罕之言乃以滕之先亡亦出於偪而無禮滕之弊政雖不可詳然自春秋之初于魯旅見而典禮之已忝與薛爭長而班爵之已廢喪紀之莫行經界之不正循習僻陋是不一世則典章文物之廢壞其來久矣是以國君無名用狄道也會朝稱子用夷狄也凡先世之餘澤一切淪胥於夷狄而不見則滕果何所

恃以立國乎夫以滕之壤地褊小介於數大國之閒而無禮以固其國至於速亡是春秋之不足於滕也宜哉

稗編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賈　鈜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錄監生臣許祖懷

稗編卷十八

明 唐順之 撰

春秋八

序邢世紀　　　　　李琪後同

吾觀於邢而後知亡國之自取也夫邢周公之後嘗為狄所滅矣齊伯城邢而春秋大之則邢衛之宗也而衛文滅邢春秋宜如何而惡之經書衛侯燬滅邢衛之罪著矣雖然列國之事滅人者罪易見見滅者罪難知春

秋之法端本而後治末正已而後責人則書邢之見滅於衛邢獨無罪乎觀春秋書邢之本末而求邢之所以亡則罪之在衛者三在邢者五不可不察也何謂衛之罪懷怨以謀人國罪之一伐本以滅同姓罪之二文公稱有道之君而以私怨殺國子挾詐以掩人之不疑罪之三此罪之在衛者也何謂邢之罪邢方無道衛有令政以邢伐衛是不度德也邢蕞爾國而衛為大邢之盟實為主乎伐衛是不量力矣衛以文昭之親邢則凡弟

之邦不知比衛而始尋師以修怨是不親親矣伐齊之役實始於宋釋麤之憾宜不在衛而乃舍宋以治衛是不察有罪矣是雖均之為罪然豺狼之人非我族類忘其世仇而同之以伐國即夷謀夏所以深衛之忿而速邢之亡則罪之尤大者歟觀罪之在邢者如此則衛之滅邢豈直衛侯之罪哉詩云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民胥然矣邢之伐衛其為反也不亦甚乎衛之滅邢其為然也不亦宜乎是聖人所以書邢之

意

序同姓微國紀

周家封國八百同姓五十逮乎春秋之始才二百四十年爾而周之子孫抑何其甚微耶小國弱兵介乎强國之閒僅若黒子之著面而地大民衆以臨蕞爾之國奚啻瘠牛之僨豚故郜郕魯衆齊廹燕弱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皆兼之然則周之子孫烏得不日失其序乎嗚呼齊楚之人狄焉思啟

封疆至於芰夷并吞固無足怪而同姓大國恃其強力亦往往自尋斧於本支何耶吾觀先王之時大比小強比弱同姓無甚強大之國也宜若不足恃而脉絡聯附垂五六百年而未亡春秋以後小并於大弱并於強同姓無甚弱小之國矣宜可以久立而卒之肱髀分披不能一二百年而天下無復周之子孫終至於此則知先王大封同姓之意小大相維之制所以為保民長世之道豈可誣哉豈可廢哉

序陳世紀

春秋諸侯廹於從夷者陳蔡一也春秋書蔡事為特畧其始末可見者六君陳十二公悉著于册稽其後事視蔡尤詳焉聖人不少假借於宗盟之長而獨未深貶絶於胡公之陳是何耶陳國於荆河之地實邇強楚而遠齊晉其汙於荆蠻蓋者非其誠得也試考之經共靈以前陳之事中國者十九成哀以後陳之從中國者十一陳之堅於事楚大抵不得不畏楚中國之易於失陳亦

往往自有不能以有陳爾何者陳在春秋之始從王伐鄭猶修勤王之職盟折會稷猶與諸侯玉帛之好伐衛伐鄭猶偕之諸侯兵車之會齊桓之伯由盟幽以及會淮其從齊者九晉文之伯自踐土以至翟泉其會晉者三濤塗雖執而首止之盟猶列陳侯稷公雖卒而溫之會猶列陳子由宋襄之暴陳始從楚而會盂之後遂屢動楚人之兵晉靈之懦陳再與楚而棐林之後始游勤晉人之討非共靈以前陳之事中國者常十九歟自少

西之難晉不討罪楚遂得以專辰陵之秋郔之役晉不振旅宋魯不得以實清丘之言於是陳始一意向楚矣蜀之從借曰竊盟而雞澤之集奚復後會乃至會戚以戍陳固悼公之勤陳也以會城棣以謀陳又悼公之勤陳也而圍頓之師雖嘗勇於從晉而逃鄬之行乃䂓決於與楚何耶異時歸黄于陳惟曰楚故殺二慶於陳亦惟曰楚故招之放過之誅亦惟曰楚故伐鄭伐吴惟楚是贊會申會虢惟楚是從甚而陳之滅陳之封亦惟楚

命是聽蓋無異楚之鄙邑矣末年夫差爭伯陳不從楚則又移於從吳終春秋一世獨召陵一會暫從于晉他無聞焉非成哀以後陳之從中國者常十一歟然楚之爭陳之迹曾不槩見於齊晉方盛之時而陳之從楚之事乃亹亹相繼於楚晉爭衡之日則亦可以求其故矣大抵中國之不抗於楚其說常有二焉志怠者不能為力弱者不敢為吾觀范宣子之言曰楚人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於是不復有事於陳

夫晉君方明六卿無缺不能張其威以治楚而安於弃陳晉怠孰甚乎中行穆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是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矣於是始欲舍陳而救蔡夫偃師蒙禍國内無討不能明大義以懷陳而其餘不敢抗楚晉弱孰甚焉由是觀之陳之不得以不畏楚徃徃亦中國之自不能以有陳也明矣是則陳以神明之後為周建國汙於蠻荆亦可以察其情也兹春秋所以書陳之事猶異於蔡而不至於甚畧之鄭雖然陳之所以

自立其國者果何如也夫禮義茍明國不畏偪陳之弊政見於經者不一而詩之所載尤深切著明焉葢陳風九詩言君臣上下之淫亂者也以蕞爾之陳在荆楚之宇下立國如此果何恃其奔走於強令而不自知由夏即夷之為恥哉曹滕畏齊楚而孟子告以為善蔡偪於楚衞偪於晉曹滕偪於宋而渾罕皆歸咎其無禮使陳人不失其治國之道而無根本先撥之意則國無不可易也荆楚雖大何畏乎

序杞世紀

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者夷狄之所以辨內外正名實也吳以泰伯之後或貶而稱國楚以熊繹之後或黜而書州晉武穆也而或挈晉鄭厲昭也而或挈鄭凡以狄之者爾杞先代之後而即東夷豈非東周所甚貶歟然攷之經杞之書子者二侯者三人者五伯二十八筆削褒貶若無一定之法何也以為時王之所予奪歟則是征伐禮樂猶出於天子而不為東周矣以為因魯史之

記無所增損𡮢則是進退賞罰無假於聖人而習讀聞
傳者無所是正矣聖人之且進且絀者豈無意耶觀杞
之為國偪於莒困於夷自桓公以前獨與魯好孝公以
後始從晉役亦諺所謂蕞爾國也何則春秋之初年婁
之取見陵於莒而曲池之爭借助於魯夫伐而不敢怨
乃求好焉是其偪於莒可知也鹹之會諸侯盡行為謀
杞故緣陵之城諸侯涖至亦為謀杞故凡以淮夷之病
杞而謀之則其國困於夷可知也一入于魯而困以求

成再朝于會而繼以蒙討君之朝者六子之朝者一姻婭之好相接於再世赴告之禮不替於七君蓋後乎桓公則無是也乃若晉自文公之伯猶未嘗勤杞於一役景公之伯亦僅能致杞於三會而悼公以後從于盟者八從於會者十有五鄫之次遂能舉偏師以壓伯成周之役遂能偕列國以奬王蓋前乎孝公亦未易定也考其與四國離合之故雖未免於畏偪而周旋於隣好奔走於伯令猶未至得罪于中國是聖人所為不盡貶於

杞歟曰非也杞先代之後而即東夷文獻之不足徵聖
人實深惜之當春秋之季徵之小邾猶能誦成王之雅
夷之爲郯尚能識官制之遺宋先王之後賓祭之禮未
至遽亡魯周公之子易象春秋卓有可見杞亦先代之
嗣耆老之賢文物典章之懿抑亦嘗有一二之足徵者
乎左氏曰杞用夷禮葢其習夷久矣試觀諸經自莊僖
以來會于洮而室家之禮廢朝其子而朝廷之禮紊求
婦於魯婚禮失矣逆喪于魯喪禮舛矣先代舊章無一

獻可考猶謂國有人乎春秋不貶之則即夷也不可以不貶遽起而絶之則為先代之後不忍絶也故書侯書伯書子書人因其善惡而著之春秋之法行聖人之情見矣不然杞以夏用夷春秋曷為不直夷之而且進且絀哉

序宋世紀

宋先代之後也春秋書宋之事常多假借之文若外災不書而宋獨書外異不記而宋獨記凡以異之也列國

會盟自陳以舜後而嘗後於蔡杞以夏餘而曾不先於邾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獨宋嘗書公以别於諸侯上其尊之也亦至矣春秋所以拳拳於宋者果何意哉以為聖人之後歟則春秋非一家之史不宜獨私宋也以宋爵諸侯之尊歟則州公郭公皆得稱公並不宜獨與宋也然則謂其封壤之大有加於列國歟則地僅比於魯衛民不亢於齊晉謂其兵爭之少無得罪於諸侯歟則仇衛敵魯抗齊陵鄭治滕虐曹干戈之事殆無異於他

國意其有賢君之多能不替其先代立國之意歟則廢居正之義啟爭國之謀基宋之禍穆也以除害而惡鄭以阻兵而黨衛成穆之亂殤也挾同惡以成稷之會志瀆貨以啟鄭之戰漣殤之覆轍者莊也納朔以抗王人之命黨齊以捻善隣之仇履殤之危禍者閔也會北杏以倡從齊之謀遇郯丘以固輔齊之好無役不從無盟不在此桓之以僅稱賢之也襄公圖不終其事淺矣戍公從伯之善不足以葢即夷之非昭公去公室之惡適

足以稔堅氷之釁文公因國人以有宋雖與晉三盟而猶不忘從楚之好共公從列國以盟楚雖與晉四會而猶不能弭其鴐宋之鋒平公不能強公室故魚氏始禍自彭城也元公不能制其大夫故華向兆亂由南里也景公不能室其私寵故向魋啟釁入于蕭也反覆十二君之行事亦未有可稱而春秋所為拳拳於宋者豈無意乎葢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考之春秋未盡忘也然僅有之善旋亦失之何則春秋之季不令之臣專祿周

旋何國蔑有而一時諸侯猶曰於宋曰觀禮也御說之賢稔於隣國之聞向戌之良卓為諸侯之選孔父之義子哀之請屹然衰世之俗皆有以取貴乎春秋則其人物之著見亦庶幾無忝於前哲之舊謂其風聲氣習泯無可稱固不可也然自司馬不能勝子弟之讒右師不能明君臣之訓人才之賢無復齒伯異時六禮之獻委於荆楚百牢之饋屈於強吳則典章亦紊寧復古常甚至大心不輸王粟仲幾不受晉功則宋人之故為諸臣

者盡忘之矣彼在當時之諸侯猶顙也曰宋殷之後也曰宋周之客也吁宋之為宋文獻之存者能幾何哉雖然春秋之所為拳拳於宋者必有意也常即商頌之序而攷之葢自微子至於戴公其閒禮樂廢壞亦既久矣聖人删詩收拾散亡之後而猶必存其頌聲於三百五篇之末果何說也思昔成王建微子於上公以尹東夏而命之以書一則曰崇德象賢也二則曰率由典章也其崇先代之統重三恪之賔意如此其厚也宋之子孫

能修其禮物以率先王之舊則成湯武丁之澤豈遽至於冥然而不繼歟一代文獻之美豈至於蕩然而無足觀哉先儒論聖人存商頌之意以為著三統之相承明王澤之當續是則春秋拳拳尊宋之意不然文獻不足夫子嘗歎之矣於宋何取乎

序齊世紀

齊太師之後受地于王方五百里者東方之國莫大焉桓公事已詳伯紀矣前乎桓公則僖公有興伯之志而

未成後乎桓公則景公有嗣伯之圖而不遂僖公之初號東州之小伯未有參盟者而僖公參盟于瓦屋未有胥命者而僖公胥命于蒲諸侯稍稍宗向之矣桓之九合是亦僖公積累之勢而強於為善規模之成則非僖公前日比也桓公之業雖翳乎孝公而齊之為國終春秋之世常為諸侯之雄靈公以来怙其強大頗為頁盟之梗雖以晉悼盛時會同之間皆以大夫世子而齊君不出駸駸有逼晉伯之漸景公繼之嗣伯之圖迄無所

成反基削弱何哉嘗以齊國顛末之事考之景公親踵莊公之難堅氷已形玩忽不戒失於改物襲其厲階政強家卒之至姜弱嬀昌國遂隨之然亦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春秋端本澄源之法固不專咎末流也使齊之政權不下則國豈易量哉石門之敗姦軌相尋高唐之請封殖益厚至於南郊謀迄遂始基禍舒州之事常繼稔亂齊欲不為陳氏不可得也是齊之微實生於大夫之專然使人心未移則雖授陳氏以柄其敢居哉而齊

自叔季以來山澤之利盡守於國偪介之關暴征於民於是陳氏遂得以私售其濡沫之惠公族之無邑者盡反之貧約之無粟者盡予之陳氏欲無得民亦不可得矣是大夫之專實生于人心之去然使齊之禮義素明雖陳氏子孫日以厚利誘民民心豈易搖哉而齊之家法並妻匹嫡已無以示詒謀之訓反坫塞門已有以開僭上之源惠頃之世私家已強崔慶之亂不能正之于先欒高之亂不能正之于後是以景公象之內嬖孽子

以啟適庶之爭外助強家以衰君臣之義爲齊之民不復知有是非逆順之理尊卑上下之分欲其不歌舞于陳氏之施抑不可得矣是人心之去又生於禮義之不明雖然禮義由賢者出使齊君出得賢者而用之必能爲國以禮道民以義人心豈至陷溺之深而爲此非禮非義之舉哉而齊自惠頃以來任用並舛靈公之政移於陳氏莊公之權委於賈舉州綽駟之景公之時慶封方去高止復專獨一晏子之賢周旋於陳鮑欒高之間

逆知陳氏之患而不得去雖正言於燕閒之頃竊歎於食享之私力不能為則終於納政與邑不出而已然則欲禮義著明而人心不失其正抑不可得矣是禮義之不明又出於仁賢之見弃反覆至是亡齊者豈必陳氏哉齊之為國亦足以自亡矣

序許世紀

許在春秋不得為微國也春秋書許之事甚畧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閒許男卒葬纔七見於經大夫名氏曾不

一著于册凡記許之事自非從齊晉宋楚之役則蒙晉楚齊鄭之兵其他特書者葢無幾也春秋所爲畧於許何哉春秋列國久於從夷者莫許若也葢自齊桓會懷以後一於向楚凡百六十年之間與晉者才一二役夷考其事許之爲國終始實偪於鄭齊伯未衰許常從齊晉伯方競許常貳晉然當其從齊也楚常不得以急許而許猶以無恐於鄭及其貳晉也晉雖或無力以得許而許亦未嘗得帖然以從楚是何也邪且許之始亡也

曰齊侯鄭伯入許許之後亡也曰鄭游速帥師滅許是許之始終見偪於鄭可知也然自鄭莊公入許而不有其地分許而不廢其祀信有大造於許矣未幾爭鄭之事起於突忽而定許之討成於齊魯許莊遂因亂以入許宜鄭之日有事於許也而自齊桓既伯許七從於會盟三從於征伐雖面縛銜璧之謀忍決於楚人圍許之餘而衣裳兵車之會寧不替於諸侯救許之後鄭人僅能一致淺事之侵蓋未病也豈非許方秉義於從齊鄭

亦不得有辭於討許歟齊伯既微宋事抑淺伐鄭會盂
且服且貳不足論矣晉以文襄之盛猶不能致許於會
盟自是厥後伐鄭圍秦惟曰從楚伐吳滅賴惟曰從楚
陽橋之師為大夫右孟諸之至為諸侯先凡楚人有事
於中華惟許是攝是贊宜許之可以固事楚而無虞於
他國也然自晉文嘗圍以諸侯襄公繼以三國悼有苟
罃之伐平有荀偃之侵猶曰伯討也以區區之鄭而伐
以去疾又伐以公子喜既伐之又圍之使許人一遷于

葉再遷于夷又遷于白羽又遷于容城雖為之訟于楚請於楚至於其君不反于楚而鄭不止也是何仇許之深耶豈非弃夏從夷非所以即安而以外謀內雖楚亦未易以逞欲鄭反覆許之顛末則其從齊也可以無恐於鄭背晉也而不得以久安于楚亦明甚矣嗚呼許太岳之嗣周之封國也使許不忘鄭之大德毋荒弃先王建諸侯設屏之意以輔翼王室奬華黜夷則許雖無與立必有與斃何惡乎鄭何畏乎楚哉而反是也宜春秋

之甚畧之也

序莒世紀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經書莒子者五書莒大夫者四莒之始末不詳於經何邪原莒亦列國春秋曷為畧之夷之也曷為夷之居夏用夷故夷之也且莒之為國偪於齊最甚雖嘗與魯事晉亦皆視齊以重輕蓋齊國於琅邪莒國於城陽觀齊之彊土有所謂莒之北有所謂莒之竒則封壤相錯可知也考之經齊之襲莒者一伐

莒者二密州之變去疾以齊入展輿以齊出意恢之亂
郊公以齊出庚輿以齊入異時廢置之權宋不得以行
於鄭魯不得行於邾齊獨得而擅之莒為齊之弱久矣
乃若魯最隣於莒者也入于春秋莒常有接魯之文密
之盟浮来之盟曲池之會洮向之會是莒魯之為好也
酈之敗蚡泉之敗向鄆之敗牟婁防兹之敗是莒魯之
為爭也然歸父伐莒則齊魯親也嬰齊如莒則齊魯仇
也魯襄恃晉莒伐鄫杞齊頃服晉魯修向盟則莒之於

魯一離一合未嘗不以齊故晉最強而遠於莒也前乎
文襄莒雖未有從晉之事自文之伯與會者二至景之
伯與會者亦二悼平之伯而會者二十昭定之伯而會
者各一然馬陵同盟則齊服晉也祝柯同盟則齊服晉
也齊逃溴梁莒為晉執齊圍桃防莒蒙晉伐則莒之於
晉一從一違亦未嘗不以齊故晉大而遠於莒魯近而
弱於晉獨齊隣於莒而其強十百焉故莒畏齊特甚亦
其勢然也其他或見伐於舒見入於楚與杞有爭與郯

有怨與鄫有惡往往視其强弱之以為勝負大抵春秋之時為弱小之國進退去就從於强令與夫衆暴寡大陵小狃於常習皆無足恠而莒之所以為夷者正不在是也秦之為狄始於戰殽鄭之為狄始於伐許莒之為夷必有其故矣莒之弊政見於經者甚寡然嘗考之入春秋之始未有書諸侯相伐取地者相伐取地之事亦自莒始以蕞爾之莒怙其强暴稔尋常之爭逞尺寸之憾皆王法所必誅者春秋託始於魯隱數簡之中㬪書

莒人不殺莒之為夷其昉於是乎終春秋之世國君鮮有不稱謚者莒獨不稱謚大夫鮮有不書名氏者莒獨不書名氏國君無書朝大夫無書聘者是其國無君臣之禮無上下之節無名號貴賤之等無文物施報之容其君凡五見經而斃於亂者二大夫凡五見經而奔於亂者二誅於亂者一是又其君臣上下之際無復分義之相保其有不胥而為夷者哉春秋之夷之也宜也或曰莒僻陋在夷故春秋畧之嗚呼春秋進荆人重吳子

不輕於絶夷狄如此使莒居夷而用夏春秋容得而畧之乎

序薛世紀

昔先王之制國大者百里小者不能以五十為之建屬長連帥卒正州伯焉雖班爵不同而攷禮正刑修德以尊天子其貴一也薛諸任之國自奚仲為夏車正而遷于邳仲虺為湯左相而居于薛葢先代封爵之餘也春秋之初稱侯以朝魯春秋之中嘗稱伯以會晋其不得

為微國明矣然自來魯之后凡百二十二年薛君大夫無見於經者自盟蜀之後又百一十年間非從晉於盟會而薛事之特見於經者纔一二爾豈非其國寡弱不足以自通於諸侯歟葢嘗攷之齊桓主盟諸侯官受方物晉世代伯列國聽政以受聘之數於是政令不常貢賦無定迄乎春秋之終不惟小侯弱邦率以為病而大國亦不勝其困矣故魯人會戚求屬鄫也齊人盟宋請屬邾也至於成周之役宋遂傲然欲以二小國為役而

絕薛於周吁先王建國同於藩屏王室而宋之爲役尚何以爲諸侯乎不特此耳觀晉悼始會薛實不來曰以齊故及崔杼既來薛大夫亦會則又以晉故異時嘗從楚又以薛適楚則又不能不惟楚令之聽也以蕞爾之國嘗役於宋矣又逼之以齊臨之以晉楚若何而國哉吾觀薛宰之言扳連反覆首舉踐土之載書以爲言而仲幾亦曰踐土固然考之踐土之盟薛子在諸侯之後意者文公雖復諸侯之職而不必盡勤小國於會是時

晉之從令者新亦卒莫能道文襄之故以復薛之舊者吁先王制諸侯建方伯之意微矣崇明祀保小寡之義隱矣惜哉

序邾世紀

邾其猶有聖人之澤歟春秋之初克之未命猶以字稱克之既卒姑以子録其得齒於列國者最後鄫子見戕須句蒙取而威虐是肆庶其竊邑黑肱專地而奸執内訌會盟屬齊厚斂私吴君為晉俘國習衞討宋壘在郊

我兵狎鄙而強大外陵藐然之邾亦幾於無足稱者矣然君子所為猶有取於邾者豈謂是歟攷之經二百餘年間小國之睦於交鄰謹於事伯最為有常者莫邾君若也其君臣之賢多足稱紀而守義秉禮之風類非當時之大國之所可及吁亦有所自来矣且我自桓公之世邾稱人以朝之者一宣公以来邾稱子以朝者六會公者一奔喪者一自其他近魯之小國雖時有好魯之事蓋未能如邾之有常者非交鄰之睦歟齊桓之伯首

從北杏之會宋襄之伯亦與曹南之盟晉文之伯亟聽于溫之役定公之會晉者十一宣公之會晉者十七莊公之會晉者一自其他畏晉小國雖鮮有不從晉之事蓋亦未能如邾之有常者非事伯之謹歟儀父盟蔑之舉首能親賢以修好蘧蒢遷繹之謀不憚亡身以利民皆卓為賢君求之當時諸侯往往佳兵殘民信鮮儷矣叔術遜國之仁足以及其子孫茅夷憂國之義足以存其宗社皆卓為賢臣求之當時列國大夫莫非徇利背

君抑可謂絶無而僅有矣孰謂區區之鄀譾焉若不足以自存而君臣上下之間顧有是邪㬰時提菑介晉以求立郤克以八百乘之衆至於城下鄀人以一辭郤之葢昔者宋之得施於鄭戎之得施於曹者晉曾不得以行之於鄀也楚靈合諸侯于申以稱伯汰心虐燄震揺中華宋鄭大侯奔走恐後鄀人亦獨晏然恃魯以不會葢昔者楚成共所能令於蔡鄭吳夫差所能令於魯衛者靈王獨不能以加之於鄀也吁蕞爾之鄀果何以得

此於晉楚邪庶幾守義秉禮之風亦畧可觀矣吁魯之擊柝聞於邾其殆密邇洙泗之地濡染儒書之習有聞周公仲尼之教而興起者乎盍至穆公之時鄒與魯鬨民不死難而仁政之言親上使民之訓猶得聞於先生大儒之口則邾之為國猶未至於空虛也不然以微國而介於齊晉宋我之閒何啻若豕在餒虎之側抑何以壽其國至於久而不傾哉

序小邾世紀

小邾亦曹姓之國介在海濱畏齊事魯而偪於宋非一日也觀晉悼之世小邾不至于會悼公欲謀之其大夫曰是齊故也魯襄之世小邾嘗至于朝襄公欲甲之其大夫曰是實不忘魯好也非其畏齊事魯者歟魯莊公十五年經書伐郳者宋人哀公四年經書執小邾子者亦宋人又非其偪於宋者然歟夫以弱國小衆蕞然求好於強齊宋我之閒常恐不足亦無可道者明矣然攷之經杞朝而不稱侯以其不共於朝也介來而不謂朝

以其不能乎朝也以至滕薛邾莒之侯皆以成國而駮駮焉日趨於僻陋之域而不自知春秋或自侯而書伯書子或自子而書人書名其不能國亦可知矣獨小邾自郳來之來其國稱郳則非成國也其君稱名則未成君也其朝稱來則未成朝也豈不甚微矣乎而郳來之後遂能以禮通於諸侯從齊桓以尊周室而受附庸之封魯僖以後朝我者四晉悼以後會晉者二十執玉端委而周旋於強邦大侯之間從事於禮樂文物之盛是

可嘉也已故嘗觀我昭公十七年小邾子來朝於其燕也有菁莪之賦叔孫昭子曰不可以國其能久乎嗚呼藐然之邾偪而不傾與春秋終始焉是豈無所自來歟

序鄫世紀

鄫之為國微乎微者也事之見於經無幾矣一朝于魯一會於宋其君見用於邾其國見偪於莒而卒滅於莒孱弱如是尚能為國乎雖然國無小不可易也禮義苟明偪而不傾鄫之滅亡誰之咎哉蓋滅人者罪易見滅

於人者罪雖見使鄫能強於為善以保其國亦何孱弱之有令考之經鄫之亡其大罪有二而他不與焉三綱五常建於天地豈非保身立國之大本歟狥情弃禮者殺身之符券狥情弃義者亡國之斧斤斷斷乎不可誣矣先儒謂鄫子之用於邾戕於邾不在乎曹南之後宋與其臣子之不能捍患也遇防朝魯啓亂再世而鄫子已亡矣鄫國之偪於莒滅於莒不在乎會戚之屬與魯隣國之不能救患也如晉覜巫立所以為後而鄫國已

滅矣嗚呼身有既亡國有既滅而不自知者其鄫之謂乎春秋本其遇防之禍而直書曰戕備其覯巫之迹而顯斥曰滅其垂戒之意遠矣以此防民後世猶有玩物以喪其身保字異姓以墜其世者吁

序紀世紀

紀為齊弱久矣亡紀者齊歟紀歟昔太王居邠嘗偪於狄矣緜之詩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昆夷駾矣夫自其廼慰廼止廼彊廼理以至于

高門有伉冢土既立軍國之容無不備然後可以不絶其所愠之夷亦不廢其聘問之禮以須昆夷之駾蓋寒暑之節龍虵之蟄未有不積而能施不屈而能伸者此太王所以去邠而基王業歟紀齊同姓也而齊欲滅之此豈一朝一夕之積哉紀之自為國者宜何如也入春秋三十三年而紀侯去國紀之外政不詳於經試即其一二事而考之尚有可論者蓋履緰逆女秋結莒援子帛盟密冬平莒憾齊鄭合謀而與魯會成隣好是託魯

公解體而季姜歸周王寵是求曽是以為諜誰其過歟以至齊怒未怠遽挾鄭與魯以謀齊齊雖敗而怨愈深豈正辭之義敗齊末也又偕魯致齊以盟黃齊雖盟而禍愈亟亦豈釋怨之方夫知畏齊而謀國者是尚為國有人乎三邑既遷而紀季入齊紀侯去國勢宜然也吁本支同出封壤相隣蓄憾九載造釁十年而紀終無以謀其不免也非特齊能亡紀紀之為國亦足以自亡矣故曰梁亡自亡也鄭弃其師自弃也紀侯大去其國自

去也其與大王去邠之事遠矣然則齊侯無罪乎齊紀同姓而謀紀之國無所不至其罪不待貶絕而自見也乃若春秋之法數入書奔而紀季入齊不書奔則非叛人竊地稱名而紀季以酅不稱名則非竊地經書紀季以酅入于齊是紀祀猶有奉也異時書紀季姬歸于酅是紀侯之室家猶有歸也以春秋考之季則未有罪耳

序庶爵微國紀

秦穆有言德之不建民之無援昔文武之有天下也選

建親賢大國數十亦既足以統屬人心綿固國勢其人非周之子孫其地不足為國之屏翰先王皆爵列之此其公天下之心也豈特以私王室哉存先代之後表仁人之廬皆所謂建德以為民之援非惟不可廢亦有所不敢廢也春秋諸侯不知有崇明祀保小寡之義强弱相并而為盟主亦不復能與其疆埸之事故自隱桓以來魯入極矣鄭取戴矣鄧畏楚衆齊廹陽小向蒙莒師邾踐郰境終春秋之世微國困於兵革擾攘之禍殆不

勝數而得周旋於幣玉牲犢以從諸侯之後甚無幾焉吁亦足以見周禮之衰矣德之不建民之無援是以生民不復見德而干戈之禍極於戰國而後已悲夫木之茂也群動息焉水之涸也雖蛙黽不足以自存方春秋之中世魯雖無腆存須句見王澤之未殄也至其末也顓臾在魯邦域之中猶且不免見王澤之既竭也君子於此亦可以攷論世變云

序楚世紀

楚爲夷狄前乎春秋已處之矣詩之撻彼荆楚是也然春秋書法未有爵於楚者始曰荆繼曰楚始曰人繼曰子何其進之微而予之不亟邪春秋之世夷狄之爲中國患者曰秦楚吳越戎狄戎盛於春秋之始狄盛於春秋之中吳始大於春秋之季秦直爲晉仇越直爲吳抗其患皆未有若楚之暴且久者是故春秋書楚之法特嚴瞰然自天下之大勢言之則楚之患其初始於猾夏其後至於抗衡又其後遂至於用中夏之柄由楚一國

之勢言之則共莊以前雖僻在荆蠻而其國實趨於強康靈以後雖屢抗中華而其國實趨於弱究一經之始末而楚之盛衰大槩可見也葢楚有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有申呂之田以禦乎外申息之門以禦乎內有成莊共平康昭為之君有子文叔孫子庚子木子蕩之徒為之謀其國此其所以能世抗齊晉而與春秋終始歟嘗觀楚十三君其與齊晉爭者非一國成之世所爭者蔡鄭宋曹衛而大者則有召陵之盟泓與城濮之戰

也移莊之世所爭者獨不及曹衛而大者則辰陵之盟
邲之戰也共之世所爭者又獨不及蔡而大者則蜀之
盟鄢陵之戰蕭魚之會也至康盡得諸侯而遂有宋之
盟至靈幾伯諸夏而遂有申之會吁是豈一日之所致
哉蓋自齊桓不與楚角諸侯雖一向一背而其患止於
猾夏晉文親與楚敵後世狃於或勝或負而其勢遂駸
駸於抗衡至晉平不能與楚抗而夷夏之勢不知其孰
輕孰重也於是楚人遂得以偃然竊用吾中國之柄矣

雖然武文以來楚未抗衡於齊晉也其君無日不申訓於國申儆于軍歲飢而振廩旅至而施惠大戶以行師量功以用民而民政舉於內入鄭而不以為俘克陳而不以為縣宮衛有環尹若敖有六卒荆尸而舉右轅以行則軍政立於外內選於親外選於舊而賢戚不遺復黄以勸善亘午以靖國而賞罰不失以區區之荆蠻至於強大莫校亦豈偶然邪成康以後楚雖專令於諸侯而自州來奔命楚始患乎吳鍾離燔師吳始易楚數十

年閒楚日不競復茄而疆埸不安城養而逼鄙無好遷許而制敵之慮淺治郟而持世之謀疎輕師以基亡郢之畱城邑以墮挑吳之釁無極好讒楚人遠戍伍員逃死楚君旰食遠越出師宋人闕戰遂至以堂堂之楚喪敗相尋亦果曷為而然耶由始而觀之楚自微而浸大由終而觀之楚方盛而已微盍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夷狄之強固未有能久而不替者理之常也雖然楚本熊繹之後世為甸邦春秋之前既以為夷矣終春秋之世

聖人雖屢進之迄不得與滕薛之侯例以爵通於中國其罪抑安在耶世竊名號而拔本塞源之罪葢有不勝誅者不然楚荆州之國聖人豈直以其地而夷之哉

序吳世紀

吳姬姓之長春秋夷之何也吳僻在海濵不與姬通有年數矣至其極盛亦不過以子録之葢假名竊號不有宗周春秋不得不深絶焉者也然嘗以經而攷之觀其與晉強弱之形與楚消長之勢則其事有不獨係一吳

之盛衰者葢其始盛也當晉方患而楚未暇於憂吳其後也當中國倚重於吳而吳亦甚有意於駕晉又其後也晉伯不在諸侯中國亦甚易與則吳之所爭不在晉而在楚又其最後也中國既不足畏楚人亦不能强而吳之所憂者乃不在楚而在越其顛末有可攷者焉何以言之伐郯之師吳事之始見於經者也夀夢立之二年而兵在郯郯我屬也莫或救之亦可見中國之無伯當是之時喪師於邲而大恥未洒匱盟于蜀而齊言尚

新晉景主盟方曰虞楚人之至於吴豈暇憂哉馬陵之盟未能卻楚而州来之役乃俛然有求於吴以夷狄攻夷狄於中國若未甚害資一夷狄以逞志於一夷狄中國之大體始虧矣無何鍾離之會既以晉而求好於吴善道之會又以魯衛而私好於吴然自柤以前猶曰致吴以從中國之會也向以後往往以會吴而勤諸侯之行矣吾觀齊伐吴吴楚始忌吴也至是子囊伐吴吴楚益忌吴也楚人猶知忌吴而中國諸侯乃帖然與之周旋而

不為病何耶餘祭方立晉楚實為弭兵之會不能四年而夷末君吳季札聘我蓋札之聘猶餘祭之聘也以吳之於中國向也殊會而今也稱聘向也狄之言國今也進之稱子向也畧之未有位號而今也詳之以著其君臣之辭當中夏茍安之時季子以嫡嗣還觀于上國此其意豈可測哉然吾昭之始凡三年之閒楚三伐吳而吳不一報楚吳豈忘楚者乎于時號會復講而晉伯益微申盟麇至而荆蠻方肆吳人不復知晉之可畏則其

所爭惟一楚爾未幾楚有乾谿之變吳始有州來之師
戰于長岸戰于雞父既滅巢又滅徐又伐越夫滅國
以自殖伐國以立威吳亦何所不至哉定公之明年楚
嘗伐吳不二年而吳遂入郢以楚不忍於吳而薄伐其
鄙邑吳深創於楚而直造其國都吳楚之强弱於此可
見自是致魯會鄫偕魯伐齊而我始奔命楚伐陳而吳
爭之魯戰齊而吳助之而齊楚亦罷於奔命夫威令長
於魯兵患徧於齊楚迄于黄池之會春秋紀兩伯之辭

可謂極盛矣然德薄而數大功慮微而數得志故方其在會而諸侯不敢不至也區區之越乃得乘間以入其國吁當夫差以前吳之所憂豈不在楚而孰知其禍乃出於越哉君子觀之吳盛衰終始凡四變蓋其患始於晉之未暇憂吳成於吳之為援於晉遂至晉弱而吳强晉輕而吳重吳始駸駸求駕於中國楚仆而吳興吳仆而越興中國始展轉蒙患於夷狄吁是其事豈特係於一吳之盛衰而已哉善觀春秋者亦可深致其責於景

厲以來之晉

序秦世紀

秦之為狄其始於殽之戰歟夫秦以皋子之餘踐岐酆之地膺顯服以為諸侯春秋之狄之也豈以其地哉觀秦入春秋七十五年而始見經實穆之十五年由是秦之得書於冊者才六君然其閒秦事之可攷捨入鄀滅庸好我盟蜀數事之外大抵秦晉兵爭之迹爾蓋自穆公釋韓之憾而從晉文於踐土之盟於是會于溫會于

翟泉偕役於圍鄭戮力同心猶駱之斯未始有隙者入滑之師啓釁自秦利人之危以襲其國不良人之喪而越其境背盟失信以貪勤民而弃其師是狄道也由殽之戰遂有彭衙之戰令狐之戰河曲之戰其餘晉之伐秦者六秦之伐晉者亦六暴兩國之師興數十年報復之師更四君而未已也蓋自襄公十一年戰櫟之後秦晉交伐之文始絶書於經原始要終則春秋所為狄秦於殽者良有以也然嘗即春秋所筆以求詩書之所載秦

之本末尚有可得而攷者矣夫春秋書秦之事亦甚貶矣至於尚書百篇終以秦誓乃甚有取於穆公悔過之善秦詩十篇雖穆公無美有刺而詳記秦仲以來強大之由不少殺焉何哉吁聖人用夏變夷之意甚切矣秦起西鄙與戎狄雜居本以富強為先襄公以後一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氣象大抵似戎讀車鄰駟驖小戎數詩可以槩見穆公深懲力創於殽之役處仁遷義向背好惡從而一變前日所詆墓木既拱者

非今日之所謂膂力既愆之良士耶而庶幾有之前日所喜過周超乘者非今之所謂射御不違之勇夫耶而庶幾能不辱之截截巧言能移人之辭者固前人求之惟恐其少也今乃以其徒寔繁而厭之方寸既改羣動皆移充此心也帝王何遠之有蒹葭之詩無可作也何秦俗之不可變哉而秦之卒為狄則是可歎矣故聖人於詩述秦仲始大之由以明秦有常變之俗於書偏述穆公悔過之美以著穆公幾有能變之道於春秋則追

貶穆公始禍之迹歷感秦晉交兵之事而狄之以惜秦之終不變也吁豈不深切著明矣哉葢敘戰之後穆公之身伐秦者再既亦不能實誓師之言矣尚何責於來世君子觀穆公以前秦事未有足稱由穆公以後秦君皆不及穆甚則穆公一身實秦國本末盛衰之所係可不察哉

序越世紀

越事之經可一二數矣雖然君子有觀焉夫越以伯禹

之苗裔受會稽之别封其來已久入春秋百九十餘年越始見經以吳楚之僭春秋夷之其極盛也猶得書子越終於春秋之世常不過以國稱豈非僻陋之甚乎獨勾踐與吳之事可以勵臣子之節為振媮激懦之勸是未容置而弗論也葢越自楚靈之强嘗從之以伐吳而闔閭之立遂因之以仇越是以夫差敗于檇李而懐必報之忿及勾踐困於夫椒而遂成不釋之讐然十二年閒越事為治吳其詆矣吁深於仇人者無急謀巧於用

國者無通功齊復紀讐君子不樂其力之有餘魯釋齊怨君子不怒其力之不足當太王之時而不殄厥愠不隕厥問以駾昆夷可也當秦襄之世而駟牡孔阜俴駟孔羣以討西戎亦可也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綸之餘邑足以祀夏務財訓農通商惠工則曹之遺民亦足以造衛此皆已事之驗夫五千之甲衆至小也㑹稽之棲地至褊也伉吳之念隱於柔服之初勝吳之計蓄於卧薪嘗膽之時而沼吳之志卒逞於生聚教訓之後二十

年間所欲盡從如探囊取物如執券責負豈非勾踐之所以伯種蠡之所以善謀伍子胥之徒之所甚忌者歟吁天下之事無小大也能勝者勢而先勝者理可為者力而必為者志由越之事則興事造業者亦可以畧觀之矣

序戎世紀

春秋之世戎為中國患亟矣雖然亦有由也先王居檮杌于四夷使夷不干夏戎不偪華周室之衰王政不行

於是贄幣不通言語不同之人遂居衣冠禮樂之地蓋莊僖之前經之所書猶不過曰戎曰北戎曰山戎僖文以後始有所謂姜戎者雒戎者陸渾戎者名號雖殊種類不一犬羊雜居蓋莫甚於東周之季矣嗚呼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法也齊晉之伯均為有功於中國然以經攷之齊有攘戎之功晉有致戎之罪不可不察也何以言之隱桓以来戎狃於東遷之釁恣睢孰甚焉楚丘之變凡伯為執侵曹之禍赤子以歸是非細故小變

矣然皆齊桓之末興與齊伯之未定也盟幽以後桓公
始大振治戎之旅向者我之盟會相尋凡以戎故燕之
職貢不至亦凡以戎故自桓公過魯以謀之而魯悉息
偕許以伐之而燕釁弭戎之攘齊實致之而晉自惠之
世實誘戎以遷于伊襄之地實挾戎以之于敎自時厥
後晉常恃戎以為掎角之助戎常事晉以為不侵叛之
臣故其勢不得不至於陸梁異時徐吾之役瑕嘉亦旣
平茅戎於周矣而蠢蠢之衆猶得挾救垂之怨以敗王

師向之會范宣子嘗欲退駒支於盟矣而詼諛之辭終得援惠襄之舊以爲晉賜戎之張誰實啟之故嘗觀詹桓伯責晉之辭有曰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吁周公膺戎之法廢矣桓公攘戎之功衰矣晉人致戎之罪不可逭矣

序狄世紀

春秋之世戎狄俱爲中國患然戎輕而狄重戎之類有山戎姜戎雒戎而獨名戎者爲最強狄之類有赤狄白

狄長狄而獨名狄者亦最强狄比諸戎性尤悍鷙戎雖侵暴中國其强易弱狄人敢於滅國當齊桓之世與閧中國之政不但侵暴而已也然嘗攷之經狄之患莫甚於僖文之春秋矣齊之初伯嘗謀邢衛之難自是數十年閒嘗置狄於不問晉之盛時不過敗狄于箕之一役未幾一二世以後乃累治狄而不置何耶縱狄若齊桓之苟謀而無損於伯業之盛治狄誠晉人之雋功而適足以見伯業之衰亦可以攷其故歟蓋嘗論之齊自桓

公數年經營以免邢衛於難也㑹桯以来荆患方張鄭志未固方將并謀畢力改北轅而南向以圖治荆之功召陵聽命諸侯已勤矣是猶門戸之寇既悉力以去之藩籬之侮苟幸其不至於為患盍亦少安焉以息吾室内之人此齊桓之謀國能量其力之所可為管仲之相君能度其徳之所能舉故縱狄不問而卒無損於伯業之盛晉自景厲君臣不相聽以為邲之敗也平丘以降諸侯盡離伯業大去於是含垢隱恥閉南關而北出以

尋治狄之忿狄雖大創而晉之威重亦隤矣是猶爲獲
遇盜扃戶以避之羞其不以力稱乃逞虐於廝役爲士
者笑之此皆伯宗荀伯之謬欲以文其喪弱之垢韓范
諸人之專欲以行其厚自封植之謀故治狄不置適以
見伯業之衰夫畧近效而圖大體故縱狄而不足以爲
懦匿大恥以求微功故治狄而不足以爲武齊晉之故
亦槩可攷矣雖然春秋之世諸侯蒙狄之患者凡八國
當齊桓之盛猶所不免而自晉襄以後咸無聞焉晉人

翦除之力亦豈可揜哉惟其捨內以事外也是以君子無取焉

序夷徼國紀

深哉遠乎春秋之為中國慮也大而吳楚之君戎狄之人亦既深排而力抑痛懲而亟膺之矣至於蕞爾之夷至無足道聖人猶必因事謹識焉何哉嗚呼春秋之世其始也王室與伯者相為強弱其後也王室不必尊矣乃中國與夷狄相為消長又其後也中國不足畏矣夷

狄又自相為盛衰觀隱桓之初夷之見於經者不過曰戎曰荆爾莊僖以後介也徐也舒也庸也始累累而書於册已以人稱甲潞以氏稱鮮虞廧咎如以號稱蓋不一而足嗚呼彼吳楚戎狄之國既得以交起而迭仆也更廢而互興也貌然極陋之夷習於逞志而安知其終不足以抗衡哉是聖人之所憂也在易過之初六曰羸豕孚蹢躅夫遇陰始生而將長之卦也制之之道當於其微羸弱之豕雖未能強猛而中心常在於跳躑猶陰

微而在外其心常在於剥陽小人雖微而其心常在於勝君子中國之有夷狄猶陽之有隂君子之有小人也春秋於其微國曽不少畧焉其為中國慮豈不甚深遠乎雖然春秋之世糾逖異類一正諸華亦惟齊晉之伯是賴也夫何治大捨小其力已有不假為者當齊桓始伯徐舒有爭晉文盛時介蕭有惡則下是亦安為之謀哉吁終至於是齊晉攘夷之烈信微矣

序附夷國世紀

春秋諸侯逼於從夷者衆矣當荆楚甚强之時自魯宋大國至於邾莒小侯未有不折而從之者也春秋於齊之盟曰人楚以人諸侯也於宋之役曰人楚以人諸侯也柤之會殊吳以致魯鄬之會沒鄭而逃陳其貶絶之甚矣然至會宋而列書大夫會申而悉書諸侯會黄池則著晉而不設公端若無所貶焉何哉亦嘗求其故矣彼伯業不競不在諸侯主齊盟者亦既俛焉聽命於吳楚而偕之為會矣則宋我陳蔡鄭許之國何尤乎宋我

陳蔡鄭許之國不足罪則夫小於宋我陳蔡鄭許之國又何尤乎故嘗觀齊桓之伯能帖荊於名陵而不能止江黃之伐晉文之伯能致秦敗楚於城濮而不能保鄀六之不亡桓文且爾他何望哉小國尚安所恃而不奔走於從夷耶是故崇屬於秦郯屬於吳沈徐胡頓皆屬於楚凡小國在夷狄之宇下者信有罪焉爾齊晉益微中國不復能以一矢遺夷狄而封豕長蛇之類自相雄奪其得免於滅亡者亦鮮焉吁小國之甘於從夷將以

求免也而終無以自存又何其甚不幸歟昔吳伐鄭季文子曰中國之無伯也世變至是春秋安得而不終乎

桯編卷十八